



文學 / 滄海叢刊 /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

我在日本

謝冰瑩著

我 在 日 本

謝 冰 瑩 著

1 9 8 4

東 大 圖 書 公 司 印 行



滄海叢刊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初版

◎ 我 在 日 本

基本定價貳元貳角貳分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版業字第一〇七九號

著者 謝 冰
發行人 莊 剛
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
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
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

自序

提起兩次去日本，我就傷心！……

我從小就愛作夢，一直到今天，快八十歲了，還在每晚為夢所煩惱，這是指那些不如意的夢而言；至於夢見菩薩、廟宇，和去世已久的家屬、朋友，當然是很高興的。

兩次去日本，非但沒有把書讀好，反而惹了滿肚子的氣憤、懊悔。有時我很想把這些受侮辱的往事，統統忘記得乾乾淨淨；可是奇怪，好事反而容易忘記，像「驅逐」、「坐牢」、「受刑」一類的事，怎麼能忘記呢？

我自序
我愛作夢，第一次去日本，是一個很美的夢，以為去東京讀四、五年日文，可以選幾本我最愛的世界名著，譯成中文，獻給我國的讀者。最初的出發點，是我看了莫泊桑的長篇小說——「人心」，譯文的句子，有長至七十六字一句，三四十個字一句話，更不知有多少，我一面看，一面生氣，我想：這位譯者的中文，一定不通；否則為什麼不會斷句呢？

— / —
這是我自不量力，在作白日夢，我想譯書；誰知道我的命運這麼壞，從小讀書就遭受困難、挫折，沒有順利地完成過學業。日本帝國主義者，在民國二十年侵佔東北，發生「九一八」事變，這就開始打破了我留日的美夢！

本書分爲上下兩集；上集，從我踏上日本船開始，寫至被日警驅逐返國，參加「一二八」抗日運動爲止。其中我和幾位朋友創刊「婦女之光」雜誌，加入寶隆醫院的救護隊，從事戰地救護負傷將士，我都沒有補寫，原因是近來眼疾加劇，不能多看多寫。

下集從「櫻之家」開始，寫我第二次去日本，又是另一個夢在作祟，也是堅強的個性害了我。從小，我就是這樣一個倔強的孩子，凡是我想要做的事，非達到目的不止。唉！誰知這次書沒有讀成；因反對溥儀，不承認滿洲國，不去歡迎他，就惹來三星期的牢獄之災，差一點送掉我的小命。

這裏，我要特別感謝幾位日本朋友，他們是如此同情我，愛護我，盡他們的力量協助我；例如竹中繁子，她要我搬到日華學會去住，目的是想放我逃走；其實，她並非不知道我回國後，警察一定去找她麻煩，她忘了自己的安危，站在人道、正義的立場，她不顧一切地援救我；尤其最難得是武田泰淳。他過去也曾入獄兩次，聽說很快就放出來了，只有第三次，他因受了我的連累，坐了一個多月的牢，居然沒有半句怨言。前年秋天，他的太太武田百合子，隨旅行團來美遊歷，行前，她來信告訴我，這次來美，她不想去任何地方玩，唯一目的，只希望在舊金山看到我，和我多談幾次，事實證明如此。

她一來到金山，住在凡拉史的假日旅館，她來電話，我立刻去看她，一連兩天，都是我陪她談話，去金門公園和漁人碼頭走走。她送我好幾件穿的、用的禮物和她的著作。像這些患難中的

朋友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

實藤惠秀教授，一生研究中國文化，喜歡結交中國朋友，他是我最受尊敬的老師。雖然早稻田大學的校歌，至今我沒忘記；但我學到的東西實在太少，這是我感到非常遺憾慚愧的事。

「難道我犯了愛國罪嗎？」原名「在日本獄中」，四十多年前，在大陸出版過，爲了紀念我那次坐「愛國牢」，而受日本警察的侮辱、受刑、挨罵、挨耳光，我把全文修改了一遍，附在書後，以留紀念。

在日本的生活，還有很多可寫的；但如今不行了，也許是那次受腦刑的影響，一思想，頭就發暈、脹痛，只好少寫。

書中有重複或修辭欠妥之處，還請朋友們多多賜教。

民國七十三年（一九八四）三月十二日。

謝冰瑩 寫於金山潛齋

我在日本 目次

自序

上 集

第一次去日本

泰元邦先生	三
中野女生宿舍	三
山邊米子	四
不脫衣的沐浴	七
多情的傅文竹	七
一個悲壯的追悼會	八
回 國	一〇
壯烈的「一二八」	一五
第二次去日本	一八
	二二

櫻之家……………二一三

懷念幾位日本朋友……………二一五

(一) 富正義感的——竹中繁子……………二一六

(二) 婦人文藝的創辦人——神近市子……………二一八

(三) 活潑美麗的——加藤英子……………二二〇

(四) 放浪記的作者——林芙美子……………二二一

(五) 獄中難友——武田泰淳……………二二五

入獄之夜……………二二五

患難見交情……………二二六

中國通的多產作家……………二二八

永恆的哀思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(六) 當了俘虜的——竹內好……………二四四

癡情受騙的于立忱……………二四七

王瑩在東京……………二五五

初 識……………二五五

王瑩之死……………二六一

我最敬佩的實藤老師

六二

實藤的著作

六四

仁慈、誠懇、認真、負責

六七

下 集

難道我犯了愛國罪嗎？

七一

櫻花開的時候

七五

噩夢的開始

七七

入獄的第一夜

八五

會心的微笑

九一

一天的生活

九五

『你是女兵嗎？』

九九

補襪子

一〇七

板壁上的標語

一一五

摺草紙

一一九

目

次

一

3

一

鐵窗外的陽光	一四四
生與死的掙扎	一二九
第二次審問	一三三
受刑	一三九
死的威嚇	一四七
審判書	一五三
意外的命運	一六一
出獄以後	一六六
敲詐	一七一
特別衛士	一七六
搬家	一八二
偉大的同情	一九一
逃	一九七
在海輪上	二〇五
回到祖國的懷抱來了	二一一
後記	二一六

上
集

第一次去日本

秦元邦先生

現在回想起來，民國二十年，我初次離開祖國，跑到人地生疏的東京去求學，的確膽子不小，因為在北平女師大，僅僅學會了幾句「謝謝」、「早安」、「晚安」等日本話，連五十個片假名，都認不完全，更不要說平假名了。一個人買了船票，手提着簡單的行李赴神戶。當我走進統艙裏，看到滿眼都是日本人，聽到的都是滿口聽不懂的日本話，心理不免有些害怕起來。

——爲什麼事前不經過考慮？沒有一個熟人在日本，又沒有認識的同伴，假若碰到壞人，如何得了！

這麼一想，我有點後悔太孟浪，當日本人查票的時候，我完全聽不懂對方說的什麼，只把票給他看；正在他問我什麼話的時候，我根本不能回答，只搖搖頭。這時突然看到一位中國同胞，我像遇到救星似的，連忙走上前去，問他貴姓？

「我叫秦元邦，廣東人，小姐你貴姓？」

「我叫謝彬，做處湖南。我這次一個人去日本，實在太冒險，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，還要請

秦先生多多指教。」

「你是到東京去讀書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船只到神戶，還要乘火車赴東京。」

「那麼，買車票，就要拜託秦先生了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。請問小姐，你到了東京，想住那裏？有人來接你嗎？」

「我一個熟人也沒有，不知道住在那裏好？」

這時我的心開始膽怯起來，身邊帶的五百多塊錢，彷彿深怕有強盜會搶去似的。

「東京野，有個中野女生寄宿舍，是在郊外，我可以叫「太可惜」送你去的。」

秦先生說。

「太麻煩秦先生了，真不好意思。」

「都是中國人，應該幫忙的；何況你是個女孩，又是初次出遠門，更應該盡力協助。」

看來秦先生是一位忠實誠懇，熱心助人的君子，我真幸運，又遇着好人。

中野女生宿舍

在船上和火車上，秦元邦先生把日常最簡單的話，都教給我說。他是東京帝大的三年級學

生，只差一年就畢業了，學的是經濟。他的教授法，非常好，每教一句，要我先讀二十遍，然後他開始和我對話，發音如有不正確的地方，立刻糾正。

到了東京火車站，人潮擁擠不堪。計程車很多，排成長長的隊伍，在等候接客。秦先生用手一招，就開來一輛，他告訴司機：「東中野，中野寄宿舍。」這兩句話，我已經會說了，真要感謝秦先生。

車子如飛似的向前狂奔，我心裏突然起了一個不應該有的念頭，我想：萬一秦不是個好人，口蜜腹劍，他把我帶到旅館去，或者把我賣掉，如何得了！這種思想，完全和我與愛珍初到上海，那個茶房，把我們兩人送進旅館，很久不回來，我們又打不開房門，想要跳樓逃走，同一樣心理。

大約開了半個多小時，才到中野寄宿舍。

巧極了，一進門，就遇着兩位中國女同學，那個矮個子，叫做郭劍兒，高個子，叫梁左四，她們都是廣東人，早已和秦先生認識，因此他立刻將我介紹給郭、梁兩位小姐，請她們照應我，首先領我去辦理住宿的問題。

「明天一大早，我來帶你去青年會報名學日文。」

秦先生說完就要走了，立刻又回頭對郭、梁兩位說：「謝，是初次來東京，日語只懂得幾句，拜託你們多多照顧她。」

「秦大哥，你放心好了，一切有我們幫忙。」

我的運氣真好，寢室在二樓，和左四、劍兒兩人的房間鄰近。劍兒住在我的左邊。正在她幫我鋪床，叫下女山邊米子抹桌子，打掃房間的時候，突然聽到一陣哭聲，我問劍兒這是怎麼回事？她說：

「這位哭的同學，叫做王文田，她才來一個多月，報載日本軍隊佔領了瀋陽，她就心家人受害，所以急得天天哭，我們勸她也沒有用，真可憐！」

呵，原來如此。我們經過長崎的時候，看到當地的報紙和號外，知道瀋陽事變，我也不想來了，要買票回上海，秦先生勸我不要衝動；他說：『你回去有什麼用呢？好不容易來到日本，至少你也得讀兩三年書，學業告一個段落才回去。』後來我一想，他的話是對的，我們應該忍耐，鎮靜，愛國心要持久，永遠保存，我們應該勸王同學自己好好保重，努力讀書要緊。後來文田成了我們幾個人的好朋友。十年前，由黃媛珊女士領我到過她的家，她和李書華先生結婚後，生活非常美滿，可惜李先生現已去世，文田不知仍住紐約否？

劍兒和左四，都是熱愛國家，喜歡助人的朋友，後來左四轉學奈良女高師，劍兒仍在東京女子大學。

山邊米子

她是中野宿舍的唯一一女，也是服部舍監的得力幫手。她總是笑咪咪地待人，從早到晚，打掃二十多間房子，沒有一刻休息。我回國後，還和她通過幾次信，每次她都希望我再赴日本，說她常常想念我。

她對我特別好，可能與她喜歡文藝有關係，因為她看過我那本「從軍日記」的日譯本，又因我的信件特別多，每次她不敢放在我的房門口，一定要親自交到我手裏，還用羨慕的口吻說：

「謝樣真了不起，每天都有很多信呢！」

不脫衣的沐浴

在中野宿舍裏住，安全、清淨，包的伙食也不錯。服部舍監對我們很好，儘管有人說她厲害，不喜歡中國人；但她並沒有拒絕過中國女生來住；而且聽說有一個時期，全部住的都是中國女生。她管理很嚴是真的，例如不准女生外宿，夜間回來過了九點，她要責備，誰不愛清潔，不注重公共衛生，她是毫不客氣地要罵的。